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六卷 猶知縣邀歡大幕 莽道台交惡中丞

話說尤大人同舅老爺飯罷，嚴鬍子把一切公文案、卷稿由交代已過。忙了一陣，不覺已是張燈時分。舅老爺道：「我們薛家班小素那裡去找溫大模子，把公事弄穩帖了，可以很樂幾天哩。」尤大人忙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於是坐轎到浣花溪明月橋下薛小素家。尤大人是頭一次來，只見薛小素是徐娘了，風姿很是不壞。屋子裡的陳設非常精雅，四壁琳瑯，臨窗設著一張畫台，堆著好些的紙絹、扇冊。尤大人道：「原來是位法家！」

舅老爺道：「小素是不會這些兒的，這是他的妹子小濤揮翰之處。」說著向小素道：「小濤姑呢？」

小素道：「妹子，張翰林接去了。還是昨兒去的，今兒回不回，還沒一定哩。」

尤大人恰瞧著一幅半身的小照，竟對著出神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天下有這樣的美人嗎？這是誰呀？」

舅老爺接口道：「這便是小濤的肖影。親翁瞧著怎樣？」尤大人道：「噯！但願他今兒別回來，從今而後，我也不到這裡來了。不是這人也罷，省得沒個開交。」

舅老爺同小素都笑道：「尤大人什麼說？可不奇嗎？」尤大人搖著頭道：「翠子，翠子，竟是糞土一般了。……」說猶未了，只見薛小濤珊珊其來。尤大人見了，果然是「鏡裡佳人，畫中愛寵」。不覺神魂飄蕩起來。一手牽住了小濤的手，笑嘻嘻的問：「今年幾歲？那裡人？」

小濤答：「十八歲，眉山人。」又搭訕著問長問短，小濤一一對答，宛轉嬌娜，顛倒人意。小素看出眉目，便笑道：「尤大人替妹子結個線頭，肯賞光嗎？」

尤大人涎著臉道：「只怕你的妹子嫌我……」小濤接住口道：「嫌你尤大人什麼來嘍？」尤大人嬉著嘴道：「嫌我俗、俗、俗。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俗倒不俗，只怕沒有膽量。」小濤聽著舅老爺這般說，以為是個怕老婆的先鋒。便含笑低聲說道：「我不是『琴操』，你倒是『陳』」。說著又瞟了一眼。尤大人急道：「瞎說，瞎說！我又沒帶著老小來。聽舅老爺瞎說，你去相信他？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小濤，他是翠姑娘的心上人，翠姑娘不是你的姨姨嗎？你簡直的姨夫也敢鬼迷嗎？」小濤聽了，彷彿兜頭一勺冷水似的，呆著臉不聲響，想道：翠姨著名的雌虎兒，她的心上人，敢勾搭嗎？尤大人忙又分解道：「又是舅老爺的瞎說了。我又到不了三四天，翠姑那裡攏總去了兩趟，那裡說是心上人哩？她不知道我幾多長，我不知她幾多寬。一點兒交情都沒有呢。她好管住我不跳槽嗎？」

小濤道：「嗚！尤大人是才到這裡來，不過三四天嗎？」尤大人道：「可不是嗎？你多早晚四川省城裡見我這樣一個人哇！」於是馬上叫小濤端整一席酒，替他開個局面。舅老爺也著實贊成說：「我不再一搭兒走走，越發的有興趣。」

須臾，溫大模子到來，尤大人是初會，只見那溫大模子的形狀，是個確黑頰長，臉大目小，其形如獍，發聲尖細。尤大人見了，不禁詫異，想道：這種樣子的一個人，怎說是個富豪？真真人不可貌相哩！舅老爺忙著拉攏道：「這位是親家尤大人，現當著院上文案老總，同中丞是有兩層的親戚，尤大人又是聞名蓋世的有名人物。前兒福中堂的『壽序』，便是尤親家的筆墨。」

溫大模子道：「嗚嗚！原來就是中翰公，前兒在江西湖北。我們鹽務中人很有道及呢。台甫就是心迴了？」尤大人謙了一陣。舅老爺又道：「如今是觀察公了！」溫大模子著實恭維。須臾入席，尤大人推溫大模子坐了首席，舅老爺次之，自己主位相陪。漸漸談到那件公事上去，溫大模子滿口答應道：「既是觀察說了，兄弟還有別的話嗎？一概遵命。明兒兄弟打票子過來，觀察公是……」

尤大人答道：「兄弟就在院上住，沒有借房子。」溫大模子愈加放心了。於是歡呼暢飲，夜分已深，才方各散。次日，尤大人一早到院上辦事。飯後，溫大模子穿著行裝，來拜文案，尤大人便呈上一個稟帖，百十張，每張一萬兩的銀票。尤大人檢點清楚，同稟帖一齊收了，談了幾句。溫大模子又面約晚上相好那裡喝酒，開轉致阮調笙阮舅老爺一起來敘敘。尤大人答應了，且說稟帖馬上批出來。溫大模子又慫慫了一泡，辭去不提。

且說尤大人拿了一大包的銀票，又一五一十的數了一回，瞧瞧每張都是一萬兩，既無畸零，又不短少，整整足足百十萬兩銀子。眼裡看著心中發火，想道：銀子來得這麼容易，所以都想做官。譬如我只消有了這麼的一二十張，一輩子的希望也就罷了。又想到自己這裡頭只有三千兩的名分，又大為不自然起來，頭裡只是攏總是十萬兩數目，假如舅老爺提個九扣，也不過一萬銀子，同我三七分拆也不算什麼差遠，這個還是我單做個居間人的話頭，今兒也不是這等說了。何以呢？今兒我是文案老總了，他的我偏偏批的不准，瞧他們怎樣？那怕上頭親自交代，這種稟帖原該不准的。我這裡據理力爭，當仁不讓，不怕不同我講過價錢了再說。肝火一動，便想一筆批倒，再放幾個死絕的字眼上去。我也不希罕三兩弔銀子。既而一想：不好，不好！假如不會了這件事，我那裡會得這闊差使？就是撫台太太，也未必這麼要好。豈是真真念著親戚的情誼嗎？其實也不過會了這件大買賣嘍。我如今有錢賺，有差使當，別人心裡不足。又不敢落筆。如要准呢？心裡實在三弔銀子終竟不夠的……正在委決不來的當口，舅老爺走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溫大模子來過了？」

尤大人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通統送來了。」說著，又一五一十的，又一張一張的點數著數目，數給舅老爺瞧。舅老爺笑得眼都沒了縫。嘴裡只說：「不錯的，不錯的！親翁點過了，終不會錯的。」好一回，方才檢點明白。舅老爺又連說幾聲「費心、費心」，捧著銀票飛也似跑進上房去了。尤大人心上又是一氣，倒說三千兩頭就不提起了？光說了一通兒的「費心、費心」，就算完了不成？直至傍晚，不見舅老爺出來。忽然想起溫大模子約著吃局，但說相好那裡，不知他的相好是誰？噯噯！舅老爺同他玩慣了，終知道呢。便叫尤福到舅老爺房裡說明原委，並說一塊兒去赴約。尤福去了一會兒。只見舅老爺淚容滿面的，匆匆跑出來，只嚷著：「怎了，怎了？」

尤大人大吃一驚，不知為了何事，急忙的接著道：「做什麼？做什麼？」舅老爺拿出一張電報來，尤大人瞧著只有五個字是：「母病危速回。」舅老爺跺腳道：「方寸已亂，只有連夜動身，趕程回去哩。」尤大人道：「老太太有多少高壽了？」舅老爺道：「七十多了。」

尤大人道：「年高很了，親翁原該趕緊回府呢。」明知溫大模子那裡決計不去。便問了溫大模子的相好是誰，那裡住著。舅老爺道：「就是小濤的對門，姓花，叫做花魁的便是。」

尤大人頓然想著昨兒舅老爺在小素那裡，寫條子去請溫大模子，原是這個所在！又怪自己粗心、不玲瓏。舅老爺又忙忙的進去了。尤大人便一直來到小濤那裡。小濤已知尤大人是有鴉片煙癮的，忙端煙具，幫著燒煙。尤大人道：「打發個人到對門花魁那裡瞧瞧溫老爺到也沒有？」

小濤連忙打發人去瞧，回來說：「溫老爺坎坎才到……」說猶未了，溫大模子的請客條子送過來了。尤大人說聲：「知道了。」便抽了一泡鴉片煙，帶了小濤，過對門花魁那裡。溫大模子同著四五個人先在那裡了。尤大人一一招呼已過，便知都是鹽務中人，少不得同他拉攏。溫大模子道：「阮調翁怎地不來？」尤大人道：「坎坎有電報來，阮親家的老太太病勢瀕危，年紀又高，七十多了！所以連夜趕回。這分際，只怕已動身了。」

溫大模子道：「敢是祖母呢？調翁不過二十二三歲光景，太夫人忒老了，只怕養不來呢！」這一句話把尤大人問住了。既是親家，又不能推說不曉得。算算年時只怕勉強還可以養得出，然而五十左右會生育的婦人，實在少有。便順口兒道：「阮親家是庶出

的。」

溫大模子也就沒說什麼。並且如今既拉攏了尤大人，權力不亞於舅老爺，所以舅老爺回去，也不在他心上。須臾入席，自然是尤大人占的首位。不料，內中有個姓洪的叫做翠子的條子，一時翠子到來，卻見尤大人坐著小濤的局，心裡已不自然，明是小濤奪了他的客。等到散席，便硬逼著尤大人到他家去。尤大人一心迷著小濤，早把翠子拋向東窪裡去了；並且沒有交情，不過喝過一回酒，便跳槽也沒有什麼規矩。所以推三阻四的不去。翠子卻死活的要尤大人去。一來知道尤大人是個闊人；二來小濤是他的幼輩，吃她奪去，很不舒服。心上又不勉動了一個「醋」字，忘其所以。姓洪的在旁邊，面子上過不去，頭裡還不敢什麼。看著翠子忒煞丟他的臉，未免動氣。便道：「翠子，你們打把勢的也有個規矩。尤大人既然不願意去你家，你何苦硬逼著呢？」一語提醒了翠子，這兒原是姓洪的帶的局，便瞅了姓洪的一眼，道：「那麼洪老爺去我家坐一會兒，賞個臉罷。」

姓洪的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我夠得上賞你的臉？承你說一聲兒叫我家去坐一會兒，承你賞我的臉了！」

溫大模子拍手道：「老洪的話比刀還厲害。翠子，你也本是忒不當洪老爺人看待了。」小濤插一句道：「翠姨，那會有錯節，鬥著我孩子家玩哇！」

溫大模子還不知其中委曲。小濤便道：「尤大人原在翠姨那裡，不過喝一回酒，無別的交情。我是問的明白了，才敢留下尤大人來。這麼著，可不是他同我小孩子家玩嗎？」

溫大模子道：「喲！昨兒尤大人在你處過夜的？」小濤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我們這麼嘴臉的人，大人老爺們賞一個臉下來，請一會兒客，敢拿架子不留下嗎？我們仗那門子的腰，敢拿架子，吃人家奪去嗎？」

翠子聽著小濤仗著已是有了交情，力量足以敵得過，便句句奚落他，不禁無名火一旺，便喝道：「小濤，你別要人仗狗勢，不放長輩在眼裡。我便管教得你！」

順手一個巴掌打過來。小濤躲在尤大人身邊哭起來。尤大人怒道：「誰沒規矩？在這裡放肆！我尤大人帶來的局，那個敢欺負他？」

翠子道：「尤大人別護裡頭，他是我的姨甥女兒，姨娘管教姨甥女，是家事，用不著外人干涉。常言道『清官難斷家務事』。我們四川省裡沒見過青天大老爺呢，即使青天大老爺還斷不得家務事情哩！尤大人，你乾的公事我又不是糊塗蟲，什麼不知道？」

尤大人做賊心虛，其實溫大模子的一局，翠子並不知細，這一套話，不過大概而論罷哩。尤大人卻是翠子知細原委，拿話來堵他的嘴。官場中卻最忌這一門子。於是氣黃了臉道：「翠子！這是明明和我過不去了！所以把狗仗人勢的一句話，顛倒過來說什麼『人仗狗勢』」。溫大模子同眾人也覺著「人仗狗勢」的一句話，翠子忒煞沒情理了。都說這是翠姑娘說忙了，說錯的，並不敢得罪尤大人呢。翠子原是著名的潑貨，還不見機，頂一句道：「得罪了，也沒殺頭的罪嘎！」眾人一聽，決計要鬧亂子，犯不著和在裡頭，只有溫大模子是主人，溜不得，其餘都溜得一個也沒了，連著姓洪的也走了。尤大人冷笑一聲道：「明兒有人來找你說話！」拉著小濤走了。翠子拍手道：「逃的不是好漢。」說著也走了。花魁咋舌道：「翠姑娘念地狂到這麼地位？」溫大模子道：「尤大人只怕不肯甘休呢。」花魁又道：「那尤大人前兒沒見過他，敢是初到省嗎？」溫大模子道：「他是撫台的親戚，到不了三四天，已委了院上文案老總了。你想這種人，豈肯吃姑娘們白糟蹋一泡的嗎？」花魁道：「原來是個闊人，所以翠姑娘拼命的爭了！」溫大模子道：「平心而論，翠子那裡爭得過小濤呢，小濤一來年輕，再者名望又好，一點子書畫原是不錯。翠子究竟三十來往的人，又生了這種性格，吃虧得算不清呢！」花魁道：「可不是嗎？只怕洪老爺也不敢請教了。豈不又丟一戶花錢的客嗎？」

議論一番，我且慢表。且說尤大人同了小濤回去，挑撥了許多言語，尤大人其實放他不過，明日想個計較，把首縣馬大老爺傳到院上。這馬大老爺是南直隸人，頂會的是迎逢拍馬屁。當日馬大老爺馬上上院，一徑來見文案老總，曉得是個道台，照例上手本稟見。尤大人著實謙和，講了幾句官話。馬大老爺又欠著身道：「大人呼喚卑縣有何吩咐？」

尤大人陪笑道：「請老哥過來有一點小事情麻煩老哥，蓮花池後面張家堂子班，有個婊子喚做翠子的，兄弟不願意她在這裡。老哥想個法兒趕掉她。還得給一點子利害她嚐嚐！」馬大老爺連忙答應著，又道：「妓娼本乾例禁。但是如今科派了他們捐項，地方應有保護之權。大人明鑒，當婊子的有甚依著本分的人，如今指了兩個錢，直是奉憲開辦的營生似的，傲慢的人樣都沒有了。不瞞大人說，卑縣沒有署缺的當口，也有點應酬，所以深知的。卑縣回去立刻辦就是。」

尤大人又灌了幾句米湯，便端茶送客。馬大老爺回到衙裡，想道：這翠子似乎是一個老妓，稍微有點子些小名聲。不知他有護法的人嗎？這個倒要弄明白的，不然得罪了旁邊人，我落了不是，其實合不來。想起錢穀上尹老夫子，天天玩在堂班裡的，作興知道翠子的歷史。便來到尹師爺房裡，把尤大人的意思說了一遍。尹師爺道：「翠子，卻有兩個翠子，不知是那一個翠子？」

馬大老爺道：「蓮花池後面張家的那一個。」尹師爺道：「這樣翠子，只怕動不得！他有銅元局老總沙觀察的護法呢！」馬大老爺道：「喲！沙穀子的心上人嗎？」

原來這銅元局的總辦姓沙，同馬大老爺同鄉，也是南直隸人。他的祖老太爺是個有名的畫師，「憚南田後，一人而已」。曾經供奉內廷，名望頗重，因此兒孫輩都做了官。如今祖老太爺是死去多年了。就是沙觀察的老太爺也沒了近十年哩。這沙觀察由同知分發到四川來，仗了裡頭沙公公的提攜，連保帶捐，過了道班，當這銅元局差使，已是三五年了。隨便那一個搖動他不得！在銅元局上發了算不清的財，所以大家提他一個綽號叫做「沙穀子」。沙穀子原是私板小錢的別名，贈到這個綽號，足見沙觀察的政績事。沙觀察為人粗糙，性格莽撞，唯有當面叫他「沙穀子」，不但不怒，還且歡喜，因此上下三等都叫他「沙穀子」了。他的真名號，大家倒不知細的多，只是「沙穀子」三字通省皆知，婦孺共曉。前兒曾經吃都老爺有過閒話，沙公公的力量，不但沒有參掉他，反把那都老爺趕回原衙門去。於是有誰高興同他做對頭呢？閒言少敘，且說馬大老爺道：「沙穀子護在裡頭，倒不好弄他。尤大人那裡又是將就不得。那末怎麼辦？」

尹師爺道：「東家別慌，晚生是有道理。停兒，晚生去問明白，設法兒同他們解和了吧。」馬大老爺道：「解和最好，『和為貴』。老夫子說到這『和』字，足見辦事得了妙訣哩！」尹師爺笑道：「且慢歡喜著。這事兒其實不好弄的，倘使和不來，豈不難為了中間人？」馬大老爺道：「瞧著吧！老夫子的大才沒有弄不好的事情哩。」說罷進去了。尹師爺盤算一會兒，也不帶著底下人，一個兒跑到蓮花池後翠子那裡。翠子見是尹師爺，常見他和沙穀子做淘的，便請到房裡坐了。尹師爺道：「沙穀子沒有來嗎？」

翠子道：「咦！沙穀子宜昌去了，尹師爺還沒知嗎？去了三天哩。」尹師爺道：「沒有知道呀！他去宜昌做什麼？宜昌是湖北省地界，不見得是公事呢。」翠子道：「你們做淘的難道不曉得嗎？為了宜昌鹽引的事情，只怕有一二十天耽擱呢！」尹師爺道：「他在宜昌包著鹽綱的事情，我們是知道的。他從來沒有自己去瞧過一回的。這會子，只是自己去瞧瞧，敢是出了什麼亂子嗎？」

翠子笑道：「尹師爺虧煞你是首縣衙門的師爺，地方上的事，簡直的一點兒不知道。如今溫大模子稟准了撫台，他獨包呢。」尹師爺笑道：「這種事那裡會准哇！不過溫大模子打他自己的如意算盤罷哩。」翠子冷笑道：「如今還有公道嗎？看誰的手長罷哩！」

尹師爺到底不信，便道：「沙穀子不在這裡，倒有點費手了。」翠子道：「你要找他做甚？」尹師爺道：「找他呢，也是為了你的事情嘎！」便把尤大人如何傳見首縣，囑咐設法兒倒你的蛋；首縣如何同他商酌，及知你有沙穀子的護法，如何為難……，說了一遍。又問翠子到底怎樣得罪了尤大人呢？翠子冷笑一聲道：「盡他罷哩！看誰有臉嘎！尹師爺，你也犯不著網在裡頭。我是窮姑娘，沒有錢塞狗洞的，要想弄兩個也要有點知識呢。」說罷又冷笑了幾聲，只顧自己抽鴉片煙了。尹師爺道：「阿呀！你纏錯了。我是一片熱心，誰指望要弄你錢哇！要想弄兩個，不先設個兒把你圈起來了？弄兩個怕不爽快些兒！」

翠子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人，盡請你圈吧。」說著又朝空中啐了一啐道：「笑話嗎！」尹師爺瞧這情形，又羞又惱，那裡還坐得住？由不得拿腳就跑。跑回衙裡，直撞到簽押房裡，只喘氣。馬大老爺道：「什麼事？氣得臉都黃了。歇

一會兒。」等尹師爺說說話來，便把翠子的情形益發的裝花綴葉的說了一遍。馬大老爺聽了，也覺生氣。道：「天下竟有這麼蠻橫的婊子！……」

尹師爺道：「恰好沙穀子不在省裡。不給點利害他瞧瞧！這個衙門簡直的可以毀了；官也不用做了。一個婊子，有多大的頭銜嘍！」馬大老爺吃尹師爺一激，也惱得破了頂門，便道：「羅織他一個什麼罪名好呢？」尹師爺笑道：「晚生想在心上了，翠子是抽大煙的人，他原仗著沙穀子護法，堂而皇之的把煙具放在屋裡。只消入他一個『偷食禁煙』，便打也打得，枷也加得。頂真起來還可以辦一個遞解回籍哩。」

馬大老爺道：「也好。還是便宜他的事情呢！」立刻標差。沒頓飯工夫，只見差役一條鏈子鎖了翠子來。又交上兩支煙槍，一盤煙具，一大蜜缸膏子。馬大老爺升坐大堂，把翠子提到案下，怒吼的問道：「你偷吃禁煙。可知罪嗎？」翠子不慌不忙從身邊取出一張執照來，呈驗道：「小女子吸食大煙，原領過照的，並沒違犯禁令。」

馬大老爺冷笑一聲道：「好辯的乾淨！據你的執照上每天只吸得三錢膏子，這一缸怕不止三兩膏子呢。並且要兩支煙槍，什麼用處？明明是私售煙吃。」翠子辯道：「執照上雖然填著膏子的分量，如今沒有開辦官膏，原許買士白煎自吃，若是每天裡煎熬三錢膏子，每天裡吃，大老爺的告示在那裡？小女子沒有見過。大老爺要在小女子身上尋些事故，還請換個題目吧。」說罷冷笑。朝著兩旁差役啐了一啐道：「笑話嗎！這是皇上家的法堂，並不是……」

馬大老爺大怒道：「就換個『頂撞官長』的題目來問你吧！」喝打五十皮鞭。翠子到這兒才慌了，求免責打，情願重罰。馬大老爺笑道：「你說的『不到黃河，不死心』，如今到了黃河，不自由哩！」到底打了五十皮鞭，又饒上了二百，共是二百五十皮鞭。打得翠子「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」，緊咬牙不噴一聲。打罷，馬大老爺道：「你心上可服？」

翠子不充耳聞，閉眼低頭，只裝作睡去的樣子。馬大老爺把案兒一拍，又喝：「再打！」翠子抵拼著打死不答話。掌刑的心上倒老大不忍，悄悄的道：「求求大老爺，謝了恩板。不然，又要打了。法堂上不是使性兒的去處。」翠子哼哼嘖嘖的道：「這裡怎說是法堂嘍！強盜的眾議廳還講的情理哩，沒這樣黑暗！」馬大老爺轉怒，亂拍案兒，一迭連聲的喝著「實給我打！……」翠子放起潑來，向地上一滾道：「不打死我，不算好漢！咱的舅子！」差役吆喝道：「別亂說。敢是瘋了？」

馬大老爺見他這個樣子，名兒叫作「拼死撞了」。倒奈何他不得！究竟「酷刑死命」，擔著老大的處分。拿功名同他拼，其實划算不來。馬大老爺原是個滑吏，眼見得頂下去沒個收場，借勢收科道：「果然瘋了。且押下去！明兒叫他嚙嚙拶指的味兒。」翠子道：「明兒做什麼？要拶就拶，明兒就輪不著你使威了！難道除了沙穀子，再沒有人同你答話了嗎？」馬大老爺也不理他。只喝著：「押下去！押下去！」

馬大老爺便退堂下來，同尹師爺商議道：「這麼著尤大人那裡也可以銷差了。但是他說除了沙穀子，還有人同他出場哩。老夫子想想，看他還有誰是硬腰子呢？」尹師爺思索一會兒道：「他只有沙穀子是頂恩不過的。除此之外，都嫌他性格不好，沒有同他說得來的。而且他是明日黃花，沒幾多客。同沙穀子也是前世裡的緣法，憑他鬧什麼脾氣，另人總覺難堪呢。沙穀子總是對他笑笑就完了。光景他故作大言，嚇嚇人罷哩。」

馬大老爺便安了心。連忙上院，稟覆尤大人，順便請示如何結案。尤大人道：「夠他受用了。憑老哥的意吧。」馬大老爺道：「憑卑職的意見，索性遞解回籍，省得沙穀子回來另生枝節。給他個一輩子不得會面，也是防微杜漸的一法。大人以為如何？」

尤大人模擬了一會兒道：「雖然。只怕堵不住沙穀子的枝節。橫豎我這裡是有法兒呢。」馬大老爺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尤大人仰了一會兒臉道：「兄弟明兒造一份札子送給老哥，只算中丞的訪案。沙穀子有膽量同中丞鬧亂子嗎？」

馬大老爺道：「大人主見，很好！決計這麼辦吧。」於是辭了下來。回到衙裡，接著藩台的三少爺送來一封信，措詞很不自然，立刻要把翠子交出帶回。馬大老爺看了，慌了手腳，急忙的請尹師爺來商議辦法。尹師爺皺著眉道：「這倒棘手了。怎地弄出藩台的三少爺來討人呢？晚生素知藩台的家教極嚴，斷不容三少爺在外邊嫖妓宿娼，硬來討人。若是這封信靠不住，那末翠子該死了！可以辦得他一輩子不出頭。沙穀子也沒辦法護他哩。」馬大老爺道：「這信，若說是假造呢？也未必；要是瞞著他老子寫的？情或有之。這樣吧……」附著尹師爺的耳根子道：「如此這般，瞧著好嗎？」

尹師爺連連點頭道：「這是金鍾罩的法兒，使得著，使得著！」即便打發人去了。次日，果然尤大人送到一個札子，倒填日子。馬大老爺於是有恃無恐，便把翠子提了出來，辦了個遞回眉山原籍。唉！翠子只為了一點耐性兒，倚著沙穀子的勢派，起初得罪了尤大人，繼而又得罪了尹師爺，及至簽差提案，還不知饑，當堂頂撞了馬大老爺。全不想沙穀子恰正離省，遠水救不了近火。自以為藩台三少爺是個硬腰子，豈知又是私窩子出不得場，白白的把一個門戶弄得五分四散。等到沙穀子回來，也沒法奈何了！真是「傾家縣令，滅族都堂」。中國的官生生的把人嚇死。無緣無故有本事可以弄倒怎麼個田地！只怕地球上打不到第二個中國官似的利害。雖然翠子一案，大不了是個娼妓，算得什麼？簡直的割雞而用牛刀哩。閒話少說，且歸正傳。有天沙穀子回來，忙著去瞧翠子，卻見門庭如舊，人物已非。原來繆家的趣鳳搬來住了。沙穀子和趣鳳也是熟人，忙問：「翠子搬在那裡去哩？」

趣鳳道：「沙大人請坐了，朝你說……」便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。沙穀子駭然道：「那得來這等事？難道憑空的可以把人坑了嗎？至於抽大煙，又不是他一個。別說印人，就是撫台大人不是一樣，依然抽嗎？你說什麼個『尤大人』，同寅裡面不曾有這個人，那一門子的熱屁？首縣只是捧著當做八珍羔似的，簡直的把我沙穀子都不放在眼裡呢！」這當兒，沙穀子的面皮氣的黃了。趣鳳道：「沙大人，別這麼的著惱，氣壞了身子是不值的。我們知道的不過表面上情形罷哩。打量還有別的內容呢？」沙穀子道：「這事兒的罪魁禍首，其實是薛家的小濤。我也有法兒，既是那姓尤的會收拾我的翠子，我也會收拾小濤呢。」趣鳳道：「這個只怕冤了小濤呢。」

沙穀子道：「翠子到底也沒有犯法呀！」又說了些閒話。次日，沙穀子寫了一封信，叫當差的送到首縣衙門去，馬大老爺連忙開看，說「薛小濤私賣禁煙，留人過癮，應提案從重嚴究」等語。馬大老爺看了，心裡想著：不好了！沙穀子來倒我的蛋了。不想沙穀子是粗躁的人，這兒倒也會使些乖兒，給個難題我做。滿口應承，把來差打發去了。同尹師爺商量，尹師爺道：「這個舉動，沙穀子還沒知細我們有上頭的公事下來，所以辦的。只知道我們捧了尤大人的熱屁，因此假手我們，同尤大人尋事哩！既如此，頂容易辦了。一面簽差去拿人；一面先把薛小濤送到尤大人那裡去。尤大人見得我們辦事有能耐，等到差人去撲了個空。那末面覆了沙穀子，提明翠子一案，是上頭訪案，讓他去尋中丞的事吧。我們雲端裡看廝殺，豈不有趣？」

馬大老爺拍手道：「老夫子竟是智多星吳用了。」尹師爺笑道：「這個說不得。若說晚生是智多星吳用，堂堂知縣衙門怕不成了強盜窩哩！」馬大老爺笑道：「老夫子，如今我們這件營生，老實說強盜同我們比起來，強盜還是慈善會的會長呢。」於是如法炮製。等到差役空手回來，據情稟覆。馬大老爺勃然大怒，馬上升堂，把一個差頭綽號兒喚做「長腳詹仁」的，說印得錢賣放重要犯罪。不由分說，連連「打！打……」，打到二千板子，打得長腳詹仁皮破血流，兩條腿兒彷彿一個血餅兒似的，兩次三番昏了過去。醒了過來，方才押去牢裡收看。退下堂來，馬上到沙穀子公館稟見。沙穀子接見道：「老哥，兄弟交辦的事怎樣了？老哥是著名的能員，一定已辦穩貼哩。」

馬大老爺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卑縣接到大人憲札，立刻簽差長腳詹仁率領看班捕役、民壯、團丁前去捉拿要犯薛妓小濤。不料，該差得賄賣放該妓，聲言：『知風在逃』等語，前來稟覆。卑縣也不管他，該差是否得錢賣放，還是該妓實在聞風逃遁……。」沙穀子道：「疾雷不及掩耳」的公事，有誰去「知風報信」呢？一定是該差得錢賣放，兄弟只問老哥要人，別的不管！」

馬大老爺站著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又回道：「卑縣也是這樣的主意，因此立提該差當堂重責二千五百板，隨委典史一員，會同營訊，四處兜拿，務獲要犯，一名薛妓小濤，以伸國法，而體憲意。」沙穀子到底是粗魯人。聽到「而體憲意」的一句話，明明是猜著自己的意思替翠子報仇。因道：「兄弟辦的是公事，並無別的意思，老哥別這麼說，假如謠傳出去，你我的名聲兒有點不便

嗎？兄弟做到監司大員，難道要平白冤一個妓女嗎？」

馬大老爺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又回道：「警方翠子的一案，原是中丞的交件，外人那一個敢說尖閒話？說是翠子得罪了中丞，交到卑縣手裡，以公報私呢；和大人交到卑縣手裡的公事，原是一個樣子的呢。」沙穀子愕然道：「嗚嗚嗚！翠子一案，原是中丞的交件嗎？」

馬大老爺道：「是」。沙穀子仰著臉，白著眼，嬉開了嘴，搖了幾下頭，歇了一會兒道：「我還有臉做官嗎？我同他疙痞去。」馬大老爺暗暗歡喜道：那末你這沙穀子要還爐了？支吾了幾句，只等著送客。沙穀子竟忘懷了，立起身來，一迭連聲的「看轎！伺候著……」上院去。馬大老爺只得稟辭下來，差人到院上去打探沙穀子怎樣的胡鬧？這且不表。且說沙穀子怒吼吼的上院稟見。方撫台正在簽押房裡看《玉歷警世叢鈔》，齊巧看的是蓮池大師「放生篇」。巡捕回道：「銅元局沙道稟見！」

方撫台抬起眼皮把巡捕瞧了一瞧，悠悠然道：「有公事嗎？今是癸酉金危滿黑道的日子，又是天巫主日，不宜會客。叫他明兒來。」巡捕道：「據沙道說有極要緊的公事回大人。」方撫台皺著眉道：「今兒的日子，其實會不得客。你且把黃曆來看。」巡捕連忙呈上黃曆，翻出當日的日子。方撫台瞧了一會兒，又把指兒掄了一會兒，沉吟道：「嗚嗚！今兒的天巫是『民日天巫』。若是會客，到底萬分的勉強。但是沙道當著銅元局的差事，乃是財政上有關係的，他又是同錢鋪、銀號交往最熟，或者我的存項上有甚關係，也未可知。」點了點頭，說聲：「請！」

巡捕咬著嘴要笑，又不敢，只得退了出來，爽爽快快的笑了一陣。須臾，沙穀子跟著巡捕西花廳請見。方撫台一見沙穀子一臉的不高興，只道是倒了那個錢鋪子？忙道：「老哥在外頭，可聽得錢鋪子有甚不穩當的風聲嗎？兄弟謙裕了存進一大票款兒，還只有十來天哩。看看如今的市面，兄弟其實不放心。給合言之，究竟外國銀行家來得穩當多呢！兄弟想匯幾筆到漢口『匯豐銀行』去存放。老哥高見，以為如何？」

沙穀子聽了，又氣又好笑，只得忍了氣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職道沒有聽到甚錢鋪出什麼亂子。」方撫台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也罷了。兄弟別的事情都不怕，頂怕的是這一門的風險。既這麼著，老哥不在家快樂，老遠的跑來做什麼？」沙穀子道：「職道跑來要請問大人，如今朝廷雖說是禁煙，飭令很嚴，以符立憲的基礎，然而到底是瞞上不瞞下，官禁私不禁。不要說職道歡喜抽幾口玩，就是四川一省而論，督撫藩、學臬、巡警、勸業鹽茶、分巡各道，以至差道府同通州縣佐賦，大中小三班，不止四五千人，或是素無嗜好，或是遵旨戒除，其實有限。倒是仍要抽幾口，才能過日子，只怕十分裡頭，還占著七分呢。」方撫台道：「慢來，老哥在這裡咕咕■■的說些什麼？兄弟弄不靈清。」

沙穀子發起牛性來，也不當他是個撫台，高聲道：「職道說的靈靈清清的。大人別假作癡聾！職道說鴉片煙禁者自禁；抽者盡抽。原是公公公平的勾當。我們官場中既然一樣在那裡抽，就管不得百姓不准抽煙哩。就叫『其自不正，雖令不從』，『上樑不正，下樑歪』，這是普通的俗談，如今大人是通省人員的表率，還是一天沒有一兩馬蹄膏就過不得日子。翠子不過一個婊子罷哩，螞蟻似的一個人，何苦來捉他缺子？別的缺子盡多著，何苦捉吃鴉片煙的缺子呢？真真只許『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』，真是上了話譜哩。大人有什麼同職道過不去，盡同職道說，何苦來捏這軟貨？大人怎樣說？給職道說一句。說！說！說……」

方撫台聽罷，朝巡捕一個巴掌，巡捕驀地裡吃了一巴掌，摸不著頭腦，連忙倒退幾步。方撫台抬起腿子又是一靴腳，道：「王八生的！逃到那裡去？我原說日子不好，會不得客。生生的撮弄我出來，橫說有『公事面回』，豎說『有公事面回』。這種公事我找不到。你瞧，你瞧……這個情景，不是拿口舌來同我倒蛋嗎？如今是好了，破過了！晦氣了！」

說著又朝著沙穀子道：「今兒是不宜會客日子。假如會了客一定多口舌。所以兄弟拿他來打上一個巴掌、踢上一靴腳，終算應過這晦氣了。老哥說的一泡話，兄弟實在找不到。但是老哥的氣色實在不好看，同兄弟鬥口似的。老哥不妨刪繁就簡，說一個明白。然而老哥當著兄弟面前這麼放肆！兄弟是白簡無情的。」說著放出一個動氣面孔來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！」

沙穀子冷笑一聲道：「職道也沒臉做官了。要參，請參！自己乾的事，假裝著不知道，哄誰？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拿腳就走。方撫台追上去，一把拖住了沙穀子道：「說個明白再走。這種樣子，官場上其實創見。到底老哥同兄弟怎地過不去？」

沙穀子道：「嘻！不作興不說嗎？要說就說，也使得。大人交首縣馬令辦的翠子一案。職道其實氣不服！」方撫台詫異道：「翠子一案是什麼的案情？兄弟到任如今，也沒有交馬令辦什麼案子呀！」沙穀子倒愣住了。方撫台又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冤枉人是罪過的！念一輩子的《金剛金》，也懺悔不來的！到底什麼案子？兄弟一點子因由都沒有呢。」沙穀子雖然莽撞到一萬分，忽覺其中有點兒蹊蹺，怕不上了馬令的當嗎？禁不住心裡著慌，這個亂子倒鬧得比天還大。忙道：「職道其實發了昏了，求大人恩鑒。這翠子的案情是……」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。方撫台大詫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何曾有這件事情呢？」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哥，辦事的理路，其實靈清之至。老哥差委，預備交卸吧！」

沙穀子這個當兒弄得個六神無主，搔首不著癢處，撤差還是小事，嚴查看光景也免不來哩。裡頭雖有沙公公的扶持，然而，這個亂子鬧得忒希奇了，只怕沙公公寒了心。那末不得了哩！想到這裡，惶恐萬分，少不得亂磕頭求開恩。方撫台氣極了，也不理他，朝裡一踱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